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九年二月丁亥朔廣南西路轉運司言討伐交趾
差夫極衆桂州九縣籍定保丁止八千五百附保及單
丁客戶共九萬一千二百有畸今欲每差保丁兩番即
於附保人內差夫一番各量給錢米及本司所勾抽官

員差使欲望以官錢犒設從之仍特支公使錢五百千
戊子觀文殿大學士知許州韓絳知太原府宣徽南
院使雄武軍留後判太原府郭達為安南道行營馬步
軍都總管招討使兼荊湖廣南路宣撫使改趙嵩為副
使仍罷李憲先是趙嵩上言朝廷置招討使副其於軍
事並須共議至於節制號令即乞歸一於是李憲銜之
已而語嵩令邊事止奏稟御前指揮更不經中書樞密
院嵩對以朝廷興舉大事若不經二府恐類墨勅於事

未便憲又言將來若至軍中御前有指揮事當何如高
曰事若未便軍中不聞天子詔當從便宜爾二人由是
交惡屢紛辨於上前王安石白上中人監軍唐叔世弊
事不可踵上因問高若憲不行誰可代憲高言達老邊
事上曰卿統帥令副之奈何高曰為國集事安問正副
臣願為裨贊上諾之始吳充與安石爭伐交趾利害安
石言必可取充謂得之無益上竟用安石言罷憲而遣
達及高安石雅不喜達及有是命亦充所薦也

神宗史
交趾傳

云王安石薦趙卨為主帥吳充因卨之奏罷李憲也以郭逵嘗害熙河事為安石所黜故薦逵代卨安石乃去位充果相逵逗遛駐兵不進卨欲早出師逵不從哲宗實錄郭逵舊傳云王安石與吳充爭伐交趾事安石以為可取充曰得之無益及逵行充以書抵逵曰經久省便為佳逵由是玩兵不進按二書皆私意非公言也其實充不欲伐交趾而逵所以得用雖因卨薦或充實主之今參取修入罷憲出安石此據哲宗實錄憲舊傳而新傳乃刪去按神宗以安石言罷憲司馬光亦記此事新傳刪去頗無謂今復存之其實卨不願與憲俱行安石因請罷憲故神宗從之若止是高言憲亦未必罷也

太常丞集賢殿修撰兼

侍御史知雜事張琥罷侍御史知雜事知許州尋改河

陽此月甲寅改河陽琥罷知雜事必有故當考又罷後遂不除知雜明年正月蔡確乃為之亦必有故當考

詔占城占臘久為交趾寇擾今王師伐罪可乘機會
協力蕩除事平之日當優賜爵命酬賞乃聞彼國戶口
多為交趾所俘已委招討司檢括遣還惟占城舊王勢
難復歸本國當召令赴闕撫以厚恩仍遣容州節度推
官李勅三班奉職羅昌皓齎勅書賜二國藥物器幣

交趾

占城王事在熙寧

三年二月乙巳

又詔司農寺於秦鳳等路本寺銀

絹或見錢內更賜錢十萬緡付轉運司令熙河路市糧
草

已丑熙河路經略司言總噶爾酋領果莊領衆自河州山
後入寇至棟棟谷駐寨轉入鄂摩克谷焚略順漢族帳蕃
官李楞占納芝等率衆邀擊斬首四百七十餘級奪馬
三百餘疋詔有功蕃官首領各賜錦袍銀帶所獲首級
依先降結隊法賞格如當轉資并合賞人令經略司具
等第以聞 又詔荆湖南北廣南東路轉運司各計度
錢穀以備廣西軍興移用仍令廣東轉運司備二萬人
九月軍糧

庚寅知秦州司封郎中直龍圖閣張詵為天章閣待制
再任以選人程壽孫等九人為安南招討司九軍主
簿從招討司請也詔刑部郎中天章閣待制集賢殿
修撰沈起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郢州團練副使本州
安置不得簽書公事祠部郎中直史館劉彛責授檢校
水部員外郎均州團練使隨州安置用御史蔡承禧之
言也先是承禧奏風聞外議皆以沈起任桂州違詔招
交趾降人并取其慈恩州引惹交人攻破州郡天下以

為有罪聖語以為無疑中外士人皆謂已有聖旨削籍
編管而詔旨中格又付周沃體量未知是非若實有此
臣不敢默臣聞漢武帝所以能成北伐之功者何也始
王恢建議既無功於馬邑而王恢戮周世宗之所以能
有強兵拓土之功者何也樊愛能敗軍而愛能誅彼二
主者雖不足以語道皆以必罰信賞訖致盛強臣伏觀
近世治平之久天下之紀綱文物故在也而國勢日卑
臣職日壞由朝廷不以威斷四方得以窺望文吏可以

高下故也夫以法守者有司也以道揆者朝廷也朝廷不度於義而一之於法則法吏幾何而不侮憲也有司不本於法而議以道揆則天下幾何而不僞辨也故周禮所謂曰柄曰統者歸之天子以道揆者也曰法曰式曰則曰計曰成者責之臣下法守者也今若情法之未盡者陛下少以道揆則如起之罪不容於誅今欽廉既破邕管既危數郡髦倪緣生事幸進之臣橫蒙屠害雖陛下德音中降而使節外馳想其事端憂未艾也今平

交之師十萬方事之始罰不自信何以威懷其沈起伏
乞不以屬吏特降前詔其劉彛亦乞先行國典以誠貪
夫急進之人而慰二廣生靈之意南征將校知陛下行
法之明有以聳動則其功不勉而成矣於是起彛俱責
實錄以為起彛並責因承禧有言然載其言甚略今取
全章入之正月二十二日邕州已陷承禧稱既危則猶
未知已陷也付周沃等體量在十二月二
十四日再付招討司在今年正月初九日

承禧又言

廣南東路轉運使陳倩精神昏短乞別選材臣代倩從

之代倩者不知何人當檢附是年六月初一日倩猶以
廣東運副論事十年二月一日倩乃以廣東運副權

發遣三司開折司實錄於此便
云從承禧所言必誤也姑存之

詔以交趾犯順其應

配廣南東西路罪人並權配三千里外
知辰州皇城

使陶弼為忠州刺史依舊皇城使再任賞修築下溪州
城寨之勞也 詔逐路共募武勇萬人赴廣西效用廣

東五千人福建二千人江西三千人廣東委知廣州劉
瑾轉運副使許彥先福建差內殿承制謝季成江西差
御前忠佐馬步軍都軍頭馬昌昌仍換文思副使於是
樞密院緣昌換官稍優因議轉員軍校換官有由行伍

有功不久已轉至團練使者上曰祖宗以來制軍自有
意凡隸在京殿前馬步司所統諸指揮置軍都指揮使
都虞候分領之凡軍中之事止責分領節制之人責之
既嚴則遇之不得不優至若諸路則軍校不過各領一
營爾不可比也吳充等以本大末小為對上然之因言
周室雖盛至成康之後寢已衰微本朝太平百有餘年
由祖宗法度具在豈可輕改也 贈莊宅副使廣南西
路都監張守節為成州團練使供備庫副使邕州左江

提舉兵馬賊盜溫元裕為皇城使海州團練使內殿承
旨湖南都監張卞為皇城使橫山寨主林茂昇為皇城
使恩州刺史東頭供奉官權邕賓州同巡檢許譽求平
寨同管轄兵甲蘇佐並為左藏庫使西頭供奉官邕州
監押儂日新柳象賓州同巡檢王鎮宜州監稅權太平
寨監押郭永元並為文思使左班殿直太平寨同管轄
兵甲伍舉為左藏庫副使右班殿直欽州抵掉寨主張
首為文思副使三班差使欽州如昔峒巡防伍環前經

略司指使劉昇並為內殿承制三班借差都鈐轄司指使康明殿侍柴齊經略司指使封嗣元並為內殿崇班皆以廣西與交賊戰死事故也 又贈供備庫使廣西

都監于辛為耀州觀察使西京左藏庫副使經略司準備差使張渙為皇城使懷州防禦使供備庫副使知廉州路慶孫為皇城使舒州團練使內殿承制知欽州陳永齡為皇城使忠州刺史欽橫州同巡檢梁竒為皇城使德州刺史容白州都巡檢潘若谷為皇城使恩州刺

史東頭供奉官廉州泅海巡檢李仲荀為左藏庫使西
頭供奉官廉州監押周宗爽權欽州監押文良並為文
思使三班奉職欽州監押吳福經略司指使李安並為
西京左藏庫副使借職欽州泅海巡檢蔣瑾權廉白州
同巡檢沈宗古並為供備庫副使殿侍欽州指使宋道
丁遂廉州指使吳宗立並為內殿崇班欽州簽書軍事
判官大理寺丞梁克輔為司農少卿軍事推官李完為
比部郎中司戶叅軍錢世京為駕部員外郎司理叅軍

劉昌宗前鬱林州司理叅軍曹可廉州合浦縣主簿梁
楚並為比部員外郎欽州監稅攝州歐陽戡廉州司戶
參軍蔡接司理參軍陳諫並為虞部員外郎皆為交賊
殺害故也

辛卯詔自今應官員及子弟并舉人非見有熙河路本
貫輒至彼中納糴請官物者徒二年官司知情與同罪
許人陳告賞錢二百千 又詔中書樞密院比較應副
熙河路錢物數以聞

比較竟如何當考

市易司言昨被旨本

司以末鹽鈔錢貸河北耕人至秋成日償以米粟積為軍儲今乞差官於定州受敵州軍支納上批可指定州軍行下不須張皇明言受敵

壬辰詔賜陝西永興秦鳳等路轉運司折二錢各十萬緡市芻粟詔御史臺劾陝西額外剝納解鹽錢一百九萬八千餘緡違法官司以聞仍令三司止住額外出

鈔多出鈔沈括有論奏在十年二月志同

癸巳詔廣南荆湖福建京西南路轉運提舉司各協力

應副軍興如稍誤邊計官吏當重黜責仍特借常平錢
十萬緡賜廣南西路轉運司市糴買芻粟 詔廣東福
建江西募兵令更簡黥徒壯勇者別為一軍合所募兵
萬人以備招討司濟師 是日七日詔管勾東府使臣

不得令王安石家屬行李出府以安石固辭機務也

此據

中書時政

記當考

乙未詔安南招討司陳述利害之人並隨中軍仍毋得
過十人 安南招討司言行營九軍合用鐵蒺藜三十

二萬四千以山險減半從宣撫司請也 河北緣邊安

撫司言雄州兩屬戶累值災傷採薪芻市蔬菜者乞不
禁從之 趙高言廊延路自今乞市白草與稗草相兼

支給從之 定國軍留後前知青州向經卒于淄州上
廢朝三日命內侍往迎其喪皇后成服于第喪至又哭
于國門之外贈侍中諡康懿將葬上出郊奠之周視其
匱明日皇后臨之前葬之三日又臨于墓下上篆其碑
額曰忠勤懿戚之碑命參知政事王珪為文經所至勤

於吏事筦庫米鹽簿書期會皆親之故事州鎮刺史以
上別賜公使錢例得私以自奉去又盡入其餘貲經一
切付主吏惟供饗勞賓客軍師之用無一毫他費嘗因
太祖忌百官班開先殿下皇后召經班中見行幄勉經
盡忠朝廷經亦以善事三宮為言皆不及家事

乙未

案乙未日複
見疑有誤

上批河北分畫地界其天池一頃近

韓績等已嘗申明奏請朝廷雖已回降指揮恐亦未至
明顯績等到彼不免又須逐旋奏稟必是復致稽緩可

檢會近降指揮再議與一處分仍令鎮往寧化軍按視

聞奏

此據御集九年二月九日下今追附本月日

丁酉賜廣南東路轉運司錢五萬緡修浚州軍城壕

禁臣僚公服黑紫色

嘉祐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戊戌中書言治平四年二月詔陳國公主降王師約不
升行及行舅姑之禮今韓國大長公主降錢景臻其行
舅姑禮請依此上曰大長公主朕宮中每見必拜雖皇
太后亦叙姑嫂之儀不可與朕諸妹等也宜止依充國

公主出降之禮 詔湖南廣南轉運司如諸路運糧未到或支未足許糴於畜積之家毋得過五分其願入中過五分者聽 是日社先是王安石等以南方事宜恐有急速處分乞賜對上批別無處分事如有奏陳可請對已而安石等亦不復請

己亥詔罷春燕以出師南方故也 改新知廣州祠部員外郎史館修撰劉瑾知虔州兼江南西路安撫鈐轄其洪州權罷鈐轄司候南事平日依舊令蘇宋依舊知

廣州初朝廷以交趾入寇嶺外騷然疑竊不能辦故以

瑾易之既而聞竊備禦有條例乃不復易

劉瑾傳云與樞密院論成

兵不合改虔州今從蘇宋傳

詔陝西河東見選募赴安南馬軍不

俟秋涼起發慮招討司至彼而交賊尚未出境湏援兵

故也 賜安南招討司公使錢萬緡令郭達未至本司

以前制置事趙嵩一面施行

辛丑詔以廣西軍興令京西南北路轉運司常輪一員

應副軍湏南路唐州北路許州候事平日仍舊 趙嵩

入辭上諭高用峒丁之法先湏得實利然後可以使人不可以甘言虛辭責其效命如廊延點教蕃兵若非卿有以制之使輕罪可決重罪可誅違西夏則其禍遠違帥臣則其禍速合於兵法畏我不畏敵之義苟無實利則欲責其效命也難矣今卿可選募精勁土人一二千擇梟將領之以脅峒丁諭以大兵將至從我者賞不從者殺若果不從即誅三兩族兵威既立先脅右江然後脅左江此等既歸順則攻劉紀巢穴不難也郭達性吝

嗇卿宜諭以朝廷不惜費兼達好作崖岸不通下情將
佐莫敢言卿至彼為言之毋得輕敵 詔知廣州蘇宋
與本路轉運司同制置備禦交賊犯境 通判梓州秘
書丞馮山言聞御史中丞鄧綰舉臣臺官蒙召赴闕上
殿臣生長遠方復久外任未嘗知朝廷事體少識中外
人物素與鄧綰迹踈今雖公舉恐不知臣之愚拙竊慮
到闕或令充職有誤任使臣數任州縣惟簿書期會漸
已諳曉梓州節鎮九縣戶口民事稍多臣見管勾常平

等事亦能為陛下推行詔條宣布恩惠乞免赴召從之
山普州人也 詔近賊合清野處令廣西經略安撫司
選委使臣官員召集保正令團集民戶搬運糧蓄如力
不足即據所闕數配同保如有戶內無物可搬者可添
顧直令與他戶搬運並令運置近裏處仍須度城郭及
山林險阻決可保守之地免使聚糧資賊若民願以儲
蓄寄所在官倉或就近供軍却於近裏州軍請領或中
糴入官者亦聽 廣南西路經略司以蘇緘死事聞上

嗟悼為之不食詔贈絨奉國軍節度使諡忠勇賜京城
甲第一區鄉里上田十頃聽其家自擇官其親族七人
以其子前桂州司戶參軍子元為西頭供奉官閤門祇
候奪服充召募舟師副將賜對便殿上撫諭甚至且曰
邕州若非卿父守禦如欽廉二州賊至而城破乘勝奔
突則賓象桂州皆不得保矣昔唐張巡許遠以睢陽蔽
捍江淮較之卿父未為遠過也改授子元殿中丞通判
邕州次子子明子正及孫廣淵直溫與絨同死皆優贈

之詔邕州城中死事者并其家屬並令經略司以名聞州城令安南招討司相度修完邕州城樓櫓戰具令廣西經略司於泐江州軍近便儲備須大軍至日津置前去 贈殿侍孫言內殿崇班以言為廣南西路經略司指使押兵赴欽州遇交賊死之故也 交趾之圍邕州也王安石言於上曰邕州城堅必不可破上以為然既而城陷上欲召兩府會議於天章閣安石曰如此則聞愈彰不若止就東府上從之安石憂沮形於辭色王

韶曰公居此尚爾況居邊徼者乎願少安重以鎮物情
安石曰使公往能辦之乎韶曰若朝廷應副何為不能
辦安石由是與韶始有隙

此據司馬記聞

壬寅以壽州契丹直等五指揮赴虔州權駐泊以備廣
南東路鈐轄司追呼令夔州路轉運判官董鉞募黔
州義軍千人赴安南招討司詔天下舉人慶歷六年
以前禮部試下進士兩舉諸科三舉不限年進士一舉
諸科兩舉年六十以上進士五舉諸科六舉曾經殿試

下六舉諸科七舉禮部試下年五十以上進士七舉諸
科十舉禮部試下年四十以上內河北河東陝西進士
諸科各減一舉並委本貫保明當職官審實其開封府
國子監令各召保官二員當議推恩 詔荆湖北路轉
運司北江下溪州已納土其每戶合納丁身粟米自熙
寧十年為始 提舉市易司言在京酒戶歲用米三十
萬石比江浙荐饑米價翔貴本司欲選官往出產處預
給錢至秋成折納從之

十一月
四日罷

郭進孫三班差使開

為三班借職以開自陳豫國朝尅復河東之功乞換文資故有是命

癸卯三司市易司言同詳定開封府界陽武酸棗封丘

考城東明白馬中牟陳留長垣胙城韋城縣曹濮澶懷

濟單解州河中府等州縣官場可賣解鹽從之

九年二月十七

日并四月二十八日可參考志無此

詔永興等路提點刑獄劉定提舉

常平等事馬域除本路經費錢外並輦置近邊州軍召

商人及市易司於熙河二州入中糧草賜下溪州新

築城寨名會溪城黔安寨其城寨官恐人少肯就者依

沅州城寨使臣等酬獎從荆湖北路轉運司請也

城寨名實

錄已書之八年未又書之九年二月十七日又書之七月八日凡三見今并書之新紀於七月八日書築下溪州以為會溪城其誤又甚矣會溪黔安今屬辰州

詔罷開封府界東西路巡

檢二員以提舉常平司言府界縣各有巡檢又有都巡

檢分總兩路遇盜賊至十人以上始出兵近諸縣已教

習保甲各有巡檢專職與縣尉巡捕其都巡檢可以減

罷故有是詔

甲辰賜郭達銀絹各千

乙巳詔權增桂州公使錢至七千緡潭州至六千五百緡詔市易司河北路糴穀貯州倉如數多即分於祁保永寧安肅廣信軍別貯之詔熙州制置司以官鹽

鈔等物賒借與持服人胡淵等用結糴為名賈販拖欠及提舉河北西路常平司奏賑濟不實宜並差官劾治以聞

熙州事時迺舉發河北事當考四月戊子蔡確往熙河

丙午旬休假以宣徽南院使雄武軍留後郭達見特御

延和殿上問達所以平安南達曰兵難遙度願馳至邕
管圖上方略又問軍行所須達曰願悉得河東廊延舊

所將吏士

哲宗舊錄傳云又問度幾何人達曰大固足
用語既不了了又新傳及范祖禹誌墓皆無

此今
不取

軍頭司言御龍弩直十將寧德自陳為父死事

邕州城下乞捐軀報讎詔與招討司隊將候立功回日

換班行已而殿前司言德係殿廷管押衛士輒敢唐突

乞不令差出仍重行決配詔宜依前降指揮 中書門

下奏廣西軍興其糧草雖以次第降指揮備辦緣隨軍

移那猶藉人專切計置奉旨令宣撫使司奏舉官一兩員充隨軍計置糧草軍須仍令趙高等專切提舉及令三司更切契勘催促應副御批其專切計置緣諸路已自有官司今來宣撫司特置官二員可止充隨軍催驅糧草趙高令都大提舉應干計置糧草路分轉運司朝廷差去官如有失辦集並令都大提舉司一面取勘施行宜依此改定疾速行下

丁未詔安南宣撫司副使趙高都大提舉計置糧草

癸丑熙河路經略司言董戡以旗號蕃字至洮疊州誘脅順漢部族為寇洮東安撫司遣蕃官三班差使溪斯多特等應援與總嚙爾蕃部交戰其溪斯多特與殿侍諾爾斯多軍使阿烏弓箭手杜彥德各獲一級及蕃勇敢察納喇勒智等各嘗奪賊馬并傷中詔溪斯多特與奉職諾爾斯多阿烏各轉兩資杜彥德察納喇勒智等六人各轉兩資賜絹五百令經略司等第均給 權知廊州王文郁通判麻元伯言西界右廂把邊頭首耀密楚美以下三十餘人

乞納土歸順詔夏國方納款恭順令文郁等毋得妄招
納生事仍改差麻元伯監在京進奏院 涇原路經略
使馮京言副總管苗授准勅就差兼知鎮戎軍案授性
行詳實且嘗立戰功乞留以副臣兼鎮戎一將之任易
於得人從之仍改差西上閣門使張守約知鎮戎軍
上批聞淮南開河役兵夫不少計工人日須開百二十
尺南人綿弱多不能辦語言藉藉人情咨怨雖名召募
實多差催主役者急於成就但肆威虐殊不省察役兵

雖病劇亦須令輿赴役所呈驗徃徃道斃深可憫傷於

是詔淮南東路轉運使寨周輔體量以聞

張頴後坐責當以此事在

四月三日

詔安南行營犒設將佐及其餘支費如公使不

足許以封樁錢給之 中書言新淮南西路轉運判官

汪輔之被旨詣永興秦鳳等路選四色錢乞差勾當公

事八員欲依所乞上批朝廷比以本路官司不足委信

故特遣輔之躬行省驗今乃多辟官屬代行甚非元遣

本意兼聽任事小而屬官員多宜與裁減

此據御集二月二十七日

事今附見四月丁亥當考六月二十五日周尹云云更詳之

甲寅詔河北河東陝西將官並以三年為一任委經略安撫司與監司於未替半年前具治狀保明聞奏其職事修舉者令再任或特獎擢 詔郭逵等交州平日依內地列置州縣

乙卯雨雹

三月丙辰朔進仁宗婉容周氏為賢妃許國大長公主為韓國大長公主並行冊禮 詔賢妃周氏率宮闈掌

事送韓國大長公主出降至第故事皇后當出送今以居父朞服故也 詔廣南西路轉運司聽復豫聞邊事

先是知桂州沈起奏罷之以交賊入寇令復舊制

丁巳詔廣南西路捕獲交賊生口並未得殺聽招討司相度以為鄉導 令安南招討司進發日量帶馬軍兩指揮充衙隊其餘人馬期以七月初進發

庚申上論人才以臣下登對多窺測人主意為迎合之說其不中理者朕因加詰難欲使知上意所向背然亦

慮緣此有不敢言事者輔臣對曰唐太宗之威嚴魏徵
切直終優容之其後不悅徵者蓋不當以諫草示人也
上曰書云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
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當然也魏徵以諫
草示人非揚主之惡特好名爾 安南都大提舉計置
糧草司言軍興糧草最為大計今提案路分稍多全籍
官屬催驅乞於行營官及偶以罪廢情輕實有才幹之
人選差從之 詔招集欽廉邕三州敗散軍人皆釋其

罪 上批詔廣東江西福建募人効用慮姦細在其間
令招討司指揮將官常加覺察 又詔廣東路州軍雜
犯配軍其間甚有少壯人材令經略司差官揀選赴廣
州每五百人團為一指揮以新澄海為名如廣西之法
是日郭遠辭宴垂拱殿賜中軍旗物劔甲以寵之
五月五日辭宴據會
要餘並據墓誌

辛酉御集英殿策試進士 詔邕欽廉州死事文武官
見存骨肉令廣西經略轉運提點刑獄司速訪求具所

在人數以聞三州陣亡骸骨令經略司遣官葬祭之仍
於桂州佛寺設水陸道場供僧千人交賊蹂踐之地及
避賊失業者與免今年二稅

壬戌策試特奏名進士及武舉進士 詔河北已廢諸
監廨宇草場等許民租賃 雄州言全屬南與兩屬人
戶并緣邊州軍累值災傷物價騰踴民甚饑窘乞撥軍
糧三二萬石與常平穀減價以日記口數糶與歸信容
城兩縣全屬南及兩屬戶詔雄州支軍糧米三萬與常

平倉封樁外餘依所奏施行其全屬南及兩屬人戶仍
令雄州差官監糶公人乞取並以倉法坐之 是日上
諭輔臣曰邕州死事之臣非可與欽廉州比也自為賊
圍閉堅壁月餘竭力捍禦而外援不至賊以火攻城中
水竭守死一節忠義不衰錄其子孫宜加死事者一等
士卒倍賻其家贈通判州事著作佐郎唐子正為司農
少卿觀察推官譚必為職方郎中錄事參軍周成為虞
部郎中宣化知縣歐陽延為駕部員外郎縣尉周顏知

武緣縣事萬玃並為比部員外郎前攝瓊州臨高縣主簿權都監司指使趙世卿郊社齋郎蘇廣淵並為虞部員外郎廣西全轄左藏庫副使高卞為台州防禦使廣西都監供備庫副使薛舉為皇城使果州團練使都監西頭供奉官劉師古吳希甫並為文思使三班奉職蘇子正為西京左藏庫副使右班殿直陳琦為文思副使借職丁琦蘇直溫並為供備庫副使三班差使邵先梁聳蘇子明並為內殿承制殿侍指使李翔何泌劉公綽

並為內殿崇班

癸亥詔邕廉欽三州進士內韋堯詢與本州文學免試
注權官馮雄等六人並令轉運司與攝官堯詢等各預
本州解發值交趾入寇其家俱遭焚略自言無所歸故
特錄之 廣南西路轉運使李平一言乞調廣東丁夫
修邕州城池詔以路遠難差發令招討司同議止於側
近州軍優給錢米差僱 上批廣平勾當公事李舜舉
先有旨特與上等支賜宜令三司勿行

此據御集

已已蔡河撥發催綱屯田員外郎韓宗師言臣父絳知
太原府無人兼侍乞分司西京於太原府居住詔宗師
特差提舉河東常平等事既而宗師再乞侍養乃改提

舉崇福宮

注本年九月三日宗師為撥發

壬申詔知定州新樂縣大理寺丞王平甫權知保州百
姓遮道負戴留之不令出縣監司以聞故也詔福建

廣南人因商賈至交趾或聞有留於彼用事者自今許
其親戚於所在自陳令招討司招諭如能自歸者與班

行 皇城副使曹評為東上閤門副使評太皇太后姪
也磨勘當遷因有是命

甲戌御集英殿賜進士徐鐸以下并明經諸科及第出
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五百九十六人鐸邵武人也

林希野史載放榜甚備且云館職校書
皆入殿侍立此例久廢張芻請之當考

乙亥賜特奏名進士明經諸科同學究出身試監作主
簿守州軍府長史助教總五百九十三人

丁丑命權江淮等路發運副使盧秉兼權管勾真楊通

泰等開運河時中書言判都水監侯叔獻在淮南按督
河役感疾乞差醫官往及令秉攝事上批遠道醫官至
必無及可勿遣而東有是命 詔以廣西進士徐伯祥
為右侍禁欽廉白州巡檢先是交賊自邕州驅略老小
數千人將道廣州歸伯祥募得數十人輒追躡其後而
所斬獲亦數十級於是所略去老小因得乘間脫免者
至七百餘人經略司以聞故有是命

熙寧中朝廷遣沈
起劉彛相繼知桂

州以圖交趾起彛作戰船團結峒丁以為保甲給陣圖
使依此教戰諸峒騷然士人執交趾圖言攻取之策者

不可勝數嶺南進士徐伯祥屢舉不中第陰遣交趾書曰大王先世本閩人聞今交趾公卿貴人多閩人也伯祥才略不在人後而不用於中國願得佐大王下風今中國欲大舉以滅交趾兵法先人有奪人之心不若先舉兵入寇伯祥請為內應於是交趾大發兵入寇臨欽廉邕三州伯祥未得間往歸之會石鑑與伯祥有親奏稱伯祥有戰功除侍禁充欽廉白州巡檢朝廷命宣徽使郭達討交趾交趾請降曰我今不入寇中國人呼我耳因以伯祥書與達達檄廣西轉運司按鞠伯祥逃去自經死此據司馬記聞元豐元年二月辛未伯祥事敗

荆湖路安撫司奏徽誠等州鎮聞官兵至本路殺牛犒設為備禦計今皆潰散已曉諭各令著業安居仍密為備禦詔安撫司專委提點刑獄朱初平招撫優許與

官職請受候出漢公參日以名聞

六月八日蔡璉言諸
楊必以死拒命當與

此相關并十月二
十一日皆合參照

戊寅命樞密副都承旨張誠一同修內諸司式 賜新

及第進士等錢五百千諸科錢二百千造小錄等以修

貢舉勅式練亨甫言熙寧八年賜新及第進士期集錢

三千緡諸科七百緡多假設名目送遺游士其餘以資

胥吏乞止賜三百千罷期集詔加賜二百千 廣南西

路提點刑獄司言欽廉邕州被害土丁之家夏料役錢

乞蠲放從之

判將作監謝景溫言竊見朝旨為贈侍

中向經起獻堂碑樓等令同判監向宗儒提舉宗儒經
族子小功親見領將作使之就便提舉即非別置一司
今宗儒惟將帶八作司監官王昭邁往彼前後定圖樣
及檢計功料並未關本監而八作司使臣乃一面兼管

顯為侵越望改正施行詔宗儒具析以聞

四月六日
宗儒責

已卯詔宥州公牒內理索人口有已經兩三次者令諸
路經略司密契勘如實有投來者即依理送還不得張

皇右騏驎副使閣門通事舍人王光祖為西上閣門副使賞渝州討夷賊之功也光祖為梓夔路鈐轄賊犯南川詔熊本體量安撫以內藏庫使楊萬成成都府路鈐轄賈昌言及梓夔路都監王宣與光祖討蕩而皆聽命於本本疑光祖不為用於是料兵賦鎧仗獨與三人謀之餘且遣與萬等三路進討分前中後軍並聽中軍鼓聲而發光祖為後軍比發日已暮本命光祖道出黃沙坎且戒明日與萬等會衆以杖索塗至相推挽以前夜

漏半徹絕頂黎明賊大駭曰此地其可夜至耶賊勢携一擊而潰殺獲甚衆徐治道以會萬等而萬等阨於松谿本亟命光祖應之取石門路以攷其嶮促黔州義軍先登賊爭嶮因襲其助賊遂棄去光祖夜泊松嶺上旦始得萬等即與俱還城安穩寨本愧謝上其功第一故有是賞

光祖還官實錄四月十七日又重出蓋誤也八年冬渝州夷賊反恐賈昌言此時未為成都鈐

轄御集九年五月八日差賈昌言充成都鈐轄替郭固昌言前資當考按熊本集熙寧七月春本在江安已檄召成都鈐轄賈昌言領兵入界矣

恐御集所云乃再差非始差也

詔自今禮部奏名

第一第十人以上放榜日至第四甲未唱名者取旨

西蕃

十朝綱要云
總哨爾酋領

果莊寇鄂摩克谷熙河鈐轄韓存寶等

敗之詔存寶子三班奉職資與轉一官候年及參班日

補閣門祇候知河州鮮于師中兄閬州文學師民為試

將作監主簿免試注官餘遷官給賞蕃官殿侍以上仍

更與支賜 上批京師馬食粟豈見在不及年支其廣

濟河元額歲漕京東斛斗可速委官修完填闕

此據御
集增入

詔聞今歲畿內夏苗茂盛京師軍食比向時頗減耗

東南蝗旱上供米又多已截留可令司農寺於府界屯
兵縣分廣糴撥與三司以東南諸路折納錢帛漸償之
庚辰西京左藏庫使帶御器械高居簡西作坊使嘉州
團練使帶御器械王中正並為內侍押班大理寺丞
景思誼為內殿崇班秦州都監思誼思立弟也時丁母
憂以思立故特有是命 新知岷州种諤言並邊招置
弓箭手外有荒閑地欲不拘蕃漢兵民權招耕種依鄉
原例平分無牛具者令於回易息錢內支借候收熟撥

還從之 詔南平軍欲留義軍防托慮人情遠戍不便
令熊本相度以聞已而本奏成都府路比蕃賊寇擾人
戶兵力寡弱乞權留防守從之

辛巳屯田郎中周尹兼侍御史

當考是誰薦

雄州言北界

於兩屬費家莊六村各差彊壯六十人置弓箭手每夜
更宿欲移文涿州詰問從之 詔雄州歸信容城知縣

尉近累與北人鬪敵射傷人口令王道恭嚴約束仍具
析因依以聞 內殿崇班德順軍靜邊寨主田璟言邊

事之作未有不由熟戶者平時入西界盜孳畜人戶等
及夏人來理索却反稱有西人入漢界為盜邊臣或未
曉彼情或希功賞增飾事狀更致掩殺無辜且蕃部盜
孳畜人戶未有首首鄰族不知者但上下蒙蔽積久以
成邊隙欲乞指揮逐寨如有入西界作賊重立賞格許
人陳告庶絕引惹於是詔諸捕獲入西界竊盜者依常
法倍賞之 詔殿試進士初考官翰林學士陳繹集賢
校理孫洙王存崇文院校書練亨甫范鏜審官東院主

薄陸佃各罰銅二十斤覆考官翰林學士楊繪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同修起居注錢藻祕閣校理陳睦崇政殿說書沈季長權檢正中書刑房公事王震各罰銅十斤並坐考校第一甲進士不當也

壬午詔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劉彛追毀出身以來告勅送涪州編管以御史中丞鄧綰言沈起劉彛雖已降責尚有未盡乞治彛張皇之罪重行誅戮故也

朱本改墨

本云尚有未盡及沈起所言劉彛張皇之罪乞重行誅戮簽貼云以中書時政記添修新本云此朱史私意今

文 依舊

樞密院言開封府界保甲令提舉司自今每歲十二月引呈一縣仍先於十一月內具逐縣人數申樞

密院取旨點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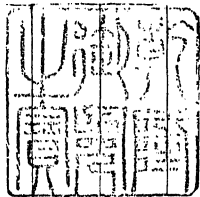
舊紀云詔閱京畿保甲歲一縣新紀不書

癸未西京左藏庫副使楊從先為安南道行營戰棹都監先是從先言從海道出兵為便欲冒大洋深入西南隅繞出賊後擣其空虛因以兵邀會占城真臘之衆同力攻討上是其言遂授此職令募兵以往

此據郭達所受詔劄增修

都水監言故工部郎中侯叔獻道死乞優給賻詔錄

其子擇中太廟齋郎賜絹三百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百七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四
五四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蕭際韶

謄錄貢生臣劉錫珪

謄錄監生臣汪葆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九年夏四月丙戌朔上批付郭逵等近據廣西轉運使李平一奏將來大軍進討合用般糧人夫四十餘萬乞自湖以南一例差科前去顯是張皇驚動人情傳聞遠近上達朝廷深為不便卿等可多方計度的確合

運致兵食人力數目疾速以聞達言契勘平一所奏約
兵十萬人馬一萬疋月日口食馬草料計度般運脚夫
四十餘萬况入界討蕩交賊巢穴難以指準一月為期
若更寬剩計度又恐費用轉多今計度將來入界隨軍
糧草除人馬量力自負及於出產處買水牛馱米其牛
便充軍食如軍食不闕即充屯田耕稼使用可減省米
及脚乘并將九軍輕重不急之物權留量差禁軍相兼
充火頭等亦不妨戰鬪可那廂兵或用小車騾子往來

馱載及將不得力馬更不帶行如此摩畫可於平一所
奏合用般糧人夫內減一半外只以二十萬人節次般
運供軍食用及候本司到彼更有可以裁減處別具奏

聞

此據郭達家所有征南一宗文字四月初一日詔
下十一月奏報今附見要知行軍極費經畫也

丁丑詔工部侍郎致仕王獵乃先帝藩邸舊臣可特以
全俸實錢給之故事致仕官俸給陳敝物其直十得四
獵以篤老自陳願賜二分直免給物故有是詔 詔大
燕宗室皇伯叔父兄官卑不當坐者免侍立 永興軍

等路轉運使皮公弼言比者改鑄私錢悉為省樣盜鑄
屏迹人情少安今又許通使私錢恐盜鑄復起錢色經
久難辨詔三司指揮汪輔之所簡可用鐵錢未得通行

先具數以聞

二月二十七日遣汪輔之如熙河
六月二十五日周尹云云可考

詔諸

路弓箭手因戰功補殿侍以上其田皆聽自隨起租課
如災傷毋得一例減放從涇原路經略司請也 閣門

言嘗押伴臣寮如夏國使人到闕遇起居燕乞並令暫
依曾借章服從之 詔令定州真定大名府路安撫司

以河北西路守城兵依東路例具轄下州軍縣寨合守
禦人數以聞 殿前都指揮使郝質等言往軍器監與
權判監劉奉世等會議軍器上批殿前馬步軍三帥朝
廷待遇禮繼二府事體至重寺監小官豈可呼召使赴
期會尊卑倒植理勢不順自今止令移文定議

七年正月十二

日呂惠卿
云云可考

戊子命權御史中丞鄧綰同流內銓官注擬新賜及第
進士第三甲以上官 都提舉市易司言熙河市易錢

本闕乏詔在京市易司發物貨計直十五萬緡熙河市
易司貨易見錢為本其物貨却於截到發運司錢內除
破相度措置熙河路財利大理評事孫洵言熙州糴
場自去年十一月至今年正月欠入中斛斗商人劉義
等四百二十戶錢鈔共四萬一千三百六十餘緡又本
路總管王君萬等三十二人拖欠熙河兩州結糴十四
萬六百三十餘緡銀三百餘兩詔遣權提點開封府界
諸縣鎮公事蔡確乘驛劾秦鳳路轉運司及熙河路官

吏以聞後二日迫遷太子中舍權秦鳳路轉運判官

二月

乙巳已差官勅治結糶十年正月戊子君萬等責

中書戶房言張頡前任江

淮等路發運使在官二年真揚州運河乾淺不治及有
旨令開浚頡乃兩奏河道雖淺併力牽挽可行若續得
雨更不須浚至時未雨即乞開修又通泰運鹽河艱阻
中團渦巡檢范彥臣乞放陳公塘水入運河頡亦不聽
致諸路闕鹽及御史中丞鄧綰言朝廷遣侯叔獻開修
運河未六七日已言兵夫流離死亡者衆飛語上聞豈

有方興功役遽致死亡如此之多乞推治造言之人正其欺罔之罪詔罷張頡秦鳳路轉運副使令開封府界提點司取勘以聞初頡既不修運河恐叔獻功成而已過益彰乃為謗語對樞使吳充嘗及之至是因綰有言朝廷并命推勘而頡乃更抵以為無有勘司以事干大臣且無他證佐故奏稟於上詔除此一節不推後八月具案上乃止坐開河事除頡知岳州

此與二月二十七日
上批相關

贈邕州司理參軍任宸虞部郎中廣州南海縣尉邕州

管勾溪峒文字王覺職方員外郎三班奉職知七源州
儂文富西京左藏庫副使三班借職容州指使王達曹
肱並供備庫副使三班差使程瓌黃光安黃仲甫並內
殿承制殿侍張巽內殿崇班扆等皆為交賊所害故也
已丑省禮賓院先是詳定庫務利害所言禮賓院事務
全少亦無支納每諸蕃進奉人至自專差官置局主領
逐時販馬自押赴羣牧司本院司屬縱有行遣實亦文
具因緣取賂以困遠人乞令本院量合用公人立為定

額增其請給因事受錢者以近河倉法坐之庶絕其弊

詔下三司施行於是併廢其官

請行倉法乃六年八月三日事此據會要並書

之

禮院言遼使告哀故事待制以上至宰臣弔於都

亭驛黑帶去魚繫鞋今遼使在館聞哀請如故事從之

時雄州言遼國母以三月六日卒故也 詔河北西路

轉運判官李稷具析在任不法事跡以聞本路察訪司

言稷賦性刻薄所為輕率挾恃權勢恣為凌侮措置乖

違多任己意一道官吏鮮不苦之又外都水監丞程昉

亦言稷偕易侵越職事故也 廣南西路轉運司言乞
下京西南路借江州車二千兩以備運糧詔京西路
轉運司開封府界提點司共括千兩以往

庚寅上批零賣熟藥宜罷恐太傷鄙細四方觀望有損
國體他事更有類此者亦與指揮時太醫局賣熟藥而
市易司出錢買之復使零賣故降是詔已而執政進呈
不行 是日上與輔臣論營陣法以謂為將者少知將
兵之理且如八軍六軍皆大將居中 大將譬夫心也諸

軍則四體也運其心智以身使臂以臂使指攻其左則右掾攻其右則左掾前後亦然則兵何由敗也 廣南

東路轉運副使許彥先言已召募安南効用土人十人為一保二十人為一大保具鄉貫來歷以防姦詐都提舉市易司言支金六千兩應副安南及支物貨五十萬緡與淤田水利司作糴本皆無撥還指揮今上界闕錢本乞支未鹽鈔五十萬緡貿易為本從之 察訪荆

湖南北路蒲宗孟言沅州官田并山畬園宅等荒閑甚

多聞全永道邵州人戶往請射其官吏以既籍充逐處保甲遂令遣歸况保甲本欲籍其彊力督姦盜若捨貧就富固當從所欲乞下諸處如人戶往沅州請田土母得以保甲為名勾抽從之

辛卯遼主遣興復軍節度使耶律庶箴

按宋史庶箴作庶幾

太常

少卿史館修撰韓君授遼國母遣崇義軍節度使耶律測太常少卿乾文閣待制館修撰杜君謂來賀同天節以聞遼國母之喪罷置酒是日測等已對詔以聞遼國

母之喪罷垂拱殿燕及歸館命以涿州公牒示之仍宣諭輟同天節上壽罷大燕令測等成服於開寶寺福聖院詔宰相以下及從官往慰令學士院別撰與遼主書謝國母遣使及致感惻之意更不報國母書中書覆奏劔南西川節度掌書記司農寺勾當公事王定國上殿上批宜且更試以事審觀其才未須令上殿翌日進呈卒依中書覆奏前提點福建路刑獄李景亮言福建路自泉至漳州汀州皆涉瘴煙馬遞鋪卒三年一易

死亡大半亦有全家死者深可傷憫乞自今瘴煙地馬
遞鋪卒一年一替從之 詔省熙河經略司書寫機密

文字等官

又詔故龍圖閣直學士王廣淵被遇先朝

令遺恩外更官其孫二人

去年十月二十九日卒

知岷州种諤

言乞預借本錢五萬緡回易息錢充公使搞設從之

奪刑部員外郎向宗儒一官罷中書檢正官權同判將
作監依舊修內諸司式宗儒坐私役將作監吏令主錢
物吏因而賒放減刻在監役人請受故有是責吏皆刺

配五百里牢城

三月二十三日
謝景溫劾宗儒

司農寺言河北東路

提舉司計置斛斗若依朝旨盡運致往潭州大名不惟
費脚乘不少兼恐逐處歲支不多反致陳損乞令分於
近河及屯兵州軍椿管從之仍令不得過元指定州府
二百里

癸巳以及第進士徐鐸為大理評事簽書越州判官王
任為邛州判官陳師錫為昭慶軍節度掌書記任成都
師錫建州人也 詔安南道招討司荆湖廣南宣撫使

司令隨軍轉運司官多齎金帛隨軍遇有降附州峒即
優價博糴糧草

甲午熙河走馬承受長孫良臣乞給錢帛及時博糴夏
麥中書戶房言近提舉市易司已發物貨十五萬緡
為熙州市易本錢今欲令市易司增五萬緡以十萬輸
熙州十萬令在京市易司入中本路糧草從之

乙未同天節以遼國母之喪輟上壽羣臣及遼使詣閤
門拜表稱賀

丁酉詔春銓試中稍優二人與堂除差遣中等二十一人京官與先次差遣選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五十人與注官換官者準此 詔右千牛衛將軍叔諄貸死免除名奪一官勒停坐杖殺直兵也 夔州路轉運副使

董鉞乞於施黔二州募義軍千人赴安南從之仍令人

給路費錢十千以鹽折之

可并二月十六日

詔丁憂人樞密

直學士孫永朕藩邸舊臣家貧族衆今又罷俸可特給月俸添支 詔聞交賊多遣姦人偵事於二廣令宣撫

司指揮將官所至審察教閱無聽人縱觀免窺覘擊敵
進退之法 詔河東河北陝西等路奏舉武舉並須土
著人

戊戌勾當三班院右諫議大夫程師孟為給事中集賢
院修撰以知廣州代還推恩也 詔廣濟河依舊行運

復置京北排岸司官

天聖六年七月熙寧七年
十月八年十二月可考

荆湖

等路察訪蒲宗孟言湖北路保甲無一縣稍遵條詔應
排保甲村疇並以大保都保止於逐村編排更不通入

別村全不依元降指揮其監司違法官乞施行詔編排保甲不當職官并提舉官並上簿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言已遣綿州都監王慶蜀州都監孫青等率兵討茂州蕃賊詔鈐轄司體量入寇因依以聞茂州舊領羈縻九州皆蕃部也蕃自推一人為州將常在茂州受處分茂州舊無城惟植鹿角蕃以昏夜入州剽掠民家六畜及人茂州輒取貨於民家遣州將往贖之與之講和而誓習以為常民甚苦之及李琪知茂州民投牒請築

城繞民居凡八百餘步琪請於朝上是琪議下都鈐轄

司相度會琪罷去

琪奏在八年七月二十一日

大理寺丞范百常代

之百常謂城可築蔡延慶以聞詔令築之既而蕃部羣
訴於百常稱城基侵我地乞罷築百常不許訴者不已
百常以挺驅出三月己卯始興工而靜州將楊文緒結
連蕃部以叛衆數百奄至茂州兵纔二百人百常帥以
捍擊蕃衆死者數人遂散去百常遷民入牙城明日蕃
數千衆四面大至悉焚鹿角及民廬舍引梯衝攻牙城

矢石如雨百常乘城拒守後五日其酋長二人為樞木
所斃衆乃退既而屢來攻城皆不克然遊騎猶繞四山
城中人不敢出茂州南有結總關路通永康軍北有隴
東路通綿州皆為蕃所據百常募人間道詣成都及書
木牌數百投江中告急求援於是延慶遣將分路以討
之

熊本云云附此月二
十六日王慶等敗時

庚子大理評事同提舉秦鳳等路常平事馬城為太子
中舍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判官王韶言城据拾熙河

官吏故徙之

八年十二月九日王韶言城摺拾熙河官吏城徙江西或由此五月十四日王安石

云云可

證據也

壬寅上批宗室女前洞真宮道士趙道深昨以罪降送瑤華宮近經赦已許依舊其兄隨州團練使克淑本緣道深致罪尚挂吏議當展年磨勘宜特與除落先是道深私禱宮官及賂吏求與克淑相見故皆得罪至是原之宣徽使王拱辰言乞凡儀制視簽書樞密院裁定詔令閤門詳定取旨已而閤門請宣徽使侍殿值中書

審院合班問聖體及非次慶賀並預乞修為令從之

同判都水監劉璿兼都大提舉制置淮南運河知都水
監丞耿琬兼同提舉

癸卯詔廣南陣亡及陷賊士卒居民為交賊破蕩殺戮
見存人戶令廣西轉運安撫司同具戶口數及議所以
賑卹之以聞 都水監丞司言相度於許村港連接魚
肋河築堤委是利便見已興修

甲辰令官告院給空名國子博士殿中丞衛尉寺丞大

理評事內殿崇班供備庫副使告身各九十二道付安
南以招降賞功 詔聞交趾頻出省地揭榜逼脅溪洞
之民令歸附其有迫近外界無從逃避者令宣撫司差
使臣密諭首領如大軍未至勢力不加但外從賊黨陰
為間諜既可以保全老幼亦足為官軍內應候招討一
行至彼共力破賊朝廷爵賞必不吝惜 據六月三日附
日錄六月八日
事則且令溪洞附賊乃溫果之
謀也當考四月十九日可并考 宣撫司言已發經略
司右第一將兵邕州駐劄以備緩急詔邕州城壘未完

糧道未備今正霖雨煙瘴之時賊若再來一將軍馬或未能當即更致墮賊姦計令宣撫司再審度指揮

丙午戶部副使度支郎中王克臣為遼國母祭奠使西上閤門副使張山甫副之太常丞集賢校理蒲宗孟為遼國母弔慰使西上閤門副使王淵副之屯田員外郎知彭州呂陶言交趾寇廣西若外結南詔為黨深可憂慮乞黎雅戎瀘施黔等州皆預為之防又乞廣招土軍藩鎮三千防禦團練州三千餘皆千人精訓練以備

吐蕃成都路每一州或一縣有錢數萬緡米糧萬斛年
年滋息不可勝計州有城有兵深藏固守縣既無城壘
又少兵屯萬一盜賊乘而取之其何以禦今欲皆為之
城乞委轉運提舉司會逐縣錢穀支一年外餘悉歸之
州郡倍增弓手每萬戶置百人以防盜賊今若招土兵
數未足則募若多募弓手閱習既久籍而為卒彼亦願
從況月募之直人不過四千比之養兵費亦相稱詔所
言常平錢穀歸州郡令司農寺詳議修入一路常平勅

餘不行其後詔諸邊遠及荒僻縣鎮城寨常平錢委提
舉司除留給散外餘悉送州 廣南西路轉運使李平
一言安南宣撫司牒臣隨行餉軍乞下湖南廣東發平
底船千隻雇水手運載錢穀及乞先發兵控扼太平永
平寨所貴運糧無虞從之其發兵令經略司相度施行
詔省永興軍掌機宜官先是知永興軍羅拯奏乞范
育充職而上以永興內地既無邊事又軍馬不多故有
是詔時育已從郭逵辟為安南道掌機宜官至潭州奏

論交趾事勢略曰朝廷宜講所以輕治緩救之策制勝於萬全不當為重且急之謀又曰治大以重雖無事不可緩者西北守邊是也救緩以輕雖有警不可急者征

討安南是也遂辭疾歸

御集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永興軍路安撫使羅拯奏辟殿中丞

薛昌朝充本路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患未得安難為遠去欲乞安南道都總管司機宜文字御批永興軍係近裏既無降指揮充本路掌機宜文字邊事又軍馬不多機宜官可減罷更不差人據御集則薛昌朝實先差充安南機宜非范育也而實錄乃以薛昌朝為范育昌朝墓表育所作載昌朝先從郭遠辟掌永興機宜相繼事曾公亮吳中復又從遠辟於太原以羣告歸遠南征又辟掌機宜昌朝病不能赴後乃從李

承之于鄜延初不載昌朝為羅拯所辟而育集又有到
潭州論安南用兵狀行次長沙辭疾北歸詩則實錄亦
必非誤或郭遠俱辟昌朝及育但昌朝不行育既行又
歸耳御集與實錄皆當不誤今兩存之舊錄云中書奏
罷之蓋昌朝及育皆為王安
石所惡故也今但存詔語 詔賜通遠軍錢萬緡令

回易收息以助公使 又詔福建轉運常平司於年計
及役剝等錢內支撥修築泉州外城

丁未體量成都府等路茶場利害劉佐言商人販解鹽
入川買茶至陝西獲利甚厚欲依商人例歲以鹽十萬
席易茶六萬駄約用本錢二百一萬緡比商賈取利皆

酌中之數禁商人私販從之仍以佐提舉成都府利州秦鳳熙河等路茶場兼熙河路市易司尋又以佐兼提

舉買馬

兼買馬乃二十
五日事今并書

戊申都提舉熙河路買馬司言監牧司闕乏見欠市易司錢物而市易司欲俟還足方肯應副買馬遞相推倚實誤博馬日用欲乞馬價盡用茶貨折之若馬客願貼錢就場請茶者亦聽候所貼見錢數多即許與茶兼支庶幾公私兩便其年額博馬茶貨乞令茶場司度合用

數支撥與四場候數足然後以剩數撥與轉運司糴買糧草從之仍指揮以川路應副京西紬絹綱內所截留充本路買馬十萬匹支費盡撥與熙河路添助買馬如川路闕錢買馬却令支成都府路坊場剩錢添助資政殿學士知渭州馮京知成都府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蔡延慶知渭州先是延慶一日三奏茂州蕃部千數把截官路已三遣將官分領人兵討殺詔以延慶奏陳措置前後已似惶擾中書樞密院宜同議可與不可

倚仗了此邊事無或轉致乖錯別生巨患故以京代之
仍兼成都府利州路安撫使 罷比部員外郎汲逢提
舉熙河路蕃部依舊同提舉成都府利州秦鳳熙河等
路茶場 中書言川路買馬既少且弱兼據逐路官司
言擁茶修路等事於邊計蠻情皆不便欲罷提舉買馬
官其累降買馬擁茶指揮更不行從之 八年正月十二日蔡延慶云云
八月一日 詔云云 知成都府蔡延慶言乞發陝西兵五千援
茂州候兵馬集欲自將以往令轉運使攝府事詔朝廷

已遣將部兵策應令延慶務在持重毋得輕出是日詔

梓州路發兵千五百人赴成都

此據御集

廊延路經略司

言西人侵耕綏德城生地詔綏德城本以界堠與西人分定疆至今所耕地既在本界堠之外自不合爭仍具

因何有兩不耕生地以聞

五月十五日可參考

已酉復導江縣為永康軍以武臣為軍使兼知縣事仍屬彭州以上批永康軍正控西山六州軍隘口昨據張商英奏請廢為導江縣若非軍官實不足彈壓可令復

舊故也 詔應朝省寺監遣官出外安撫體量察訪及
勾當公事等如有措置乖方及違法等所在監司州郡
長吏並密具以聞如有隱庇別致發露量事輕重取旨
措置熙河財利孫迥乞移通遠軍市易務於秦州罷
秦州通遠軍永寧寨市易三外場熙河通遠三茶場可
省官吏五十餘人詔劉佐相度以聞

庚戌秦鳳等路轉運司言前管勾熙河蕃部司文字臨
涇縣令張維賒與民錢十五萬四千二百餘緡止收及

六萬八千一百餘緡其所欠負未知所在乞下安州追
張維赴熙州識認欠戶催納詔蔡確就置院重根治其
張維令開封府差人轉押前去

四月三日遣確

詔兵部勾當

公事選留五員餘減罷今後令兵部舉歷任人候諸路
義勇保甲上番日取旨增官又詔河北河東等路義
勇保甲令於巡檢縣尉下上番第減放兵級弓手其上
番人並半月一易自上番三日後每二日一次取二分
事藝精熟人先放歸至三次止仍不得放過充填逐處

所減兵級弓手人數每年於農隙之月并下番人令巡
檢縣尉聚教五日其替下巡檢兵級即於本路兵額內
豁除更不招補其所減兵級弓手舊合支錢物委監司
勾收封樁每季具數申兵部中書點檢以備移用 賈
人郭永言牛皮筋角慶厯中嘗禁止至皇祐弛禁逮今
三十餘年無闕誤近軍器監請禁通商并立告賞盡科
違制今官庫自禁法行比通商日所買皮角數已倍少
且農家以牛為耕種之本令其斃死更為條限趣其剥

納道路往復官司留滯所費極多稍稽違又有告賞法不獨害其農事欲乞盡罷禁法若軍器所須取辦臣等以開農人商販之利上批筋角之禁公私皆病郭永所陳頗為詳盡中書樞密院可同詳議許令復舊其後遂詔府界京東西並令通商

辛亥遣內侍押班王中正體量成都府路邊事始蔡延慶欲用兵討蕩蕃賊恐轉運司不肯給兵費因奏乞近上內臣同處議故中正被遣蔡延慶言茂州賊勢滋

盛乞發兵將應援詔王中正於陝西選募諸軍千人初
延慶分遣兵將救茂州孫青自結總關往賊伏兵殺之
士卒多死傷王慶自隴東道入時州蕃酋請降從者殺
其二子蕃酋怒密告靜州等蕃部使遮其前而自後驅
之壅溪上流慶兵半涉而決之衆溺幾盡慶遂戰沒

慶戰

沒不得其時今附此孫青事實錄乃無之當考
知彭州呂陶四月十九日奏乞自朝廷選差兵官云成都路
駐泊有武勇曾經戰陣惟只是劉珪王慶孫青三人近
日行軍皆已陷沒據此可見司馬記聞所記孫青敗死
事不虛也六月五日己丑十月十二日乙未又有劉珪
事珪敗死亦在四月十九日以前矣 熊本集有題跋

茂州事宜陳忱書令附注此忱書云初因前權州屯田李琪建言於川尹請展築城令知州中舍范百常從而和之或云諸公皆協議川尹遂稱得旨於今年三月二十三日興工於城外取土蕃將訐於州漢城不當使蕃土范捶之遂歸自經二十五日靜州下蕃部董阿丹率衆逼城攻燒旁城人戶大掠而去鈴司以狄諮自導江路郭固自石泉路領兵進討四月八日先鋒左藏劉珪崔昭用供備王慶并其子侍禁張乂徐仕用奉職任慶帶兵一千於地名郭溜口陷沒此係郭固頭下九日先鋒供備孫青崇班馬文秀方中正進至汶川縣為土人攝知縣張仁貴設伏以待青死之馬方重傷免此係狄諮頭下二十三日霸州與賊講和賊遣十人來會盟仁貴在焉霸州捕獲送成都先是鈴司以班行并錢五百貫購仁貴郭固退守石泉狄諮還成都張克明代之三十日有蕃部時州首領開朗來投稱帶得茂州知州范中舍手書與鈴轄崇儀通判駕部仲謹見在軍前計置

糧草云開朗元初來劉太保珪處要打誓太保不肯殺我蕃部三人為見如此實却相拒所還太保交椅洗鑼并馬一十五疋若許我打誓情願引路至茂州固等與茶絲遣之以未得朝旨及已殺將官不敢許盟蕃部亦云須得朝旨方解去又聞捕得姦細人說其初董阿丹欲攻州城有老將止之云漢家州切不可攻破官中不容我輩居此自後有近城蕃部鏗鏗家於州城後面臺盤山引水入州并本州見有築城糧米三千石尚可堅守蜀人始為其結連河外作過頗以驚恐既知止是旁州熟戶蕃部及見朝廷易帥命中人康按遂已寧靜觀其始末蕃部人無大惡從初若且購募邊人入蕃說諭或許以罷築或許之償直不必舉兵或須率兵問罪亦當嚴戒諸將不得輕敵妄進豈復有今日之患所聞如此忱拜覆又一說郡將以漢法治蕃部人心頗携貳先因捕効巫者數人一胥魁受財逃逸遣人追攝部落二十三人拒使者後竟禽獲胥魁并拒者解鈴司各黥配

近裏州軍因築城遂為變本題跋云熙寧七年春余在江安檄召成都鈐轄賈昌言領兵入界昌言以王慶父子張又孫青自隨余却之不聽即以隸昌言頭下賊平例皆遷秩徐仕用者醫官之世也常為隨州監押韓琦多使之來求効用余弗之許也明年余再被敕安撫夔州路且治渝南夷事所用將佐皆瀘南立功者時王慶革尚在蜀亦請自效賈昌言方管勾中軍數以為言余語昌言茲五人者皆勇而寡謀者也昔之天幸不可以常令方用之必誤余事遂止及歸道出左縣慶為駐泊都監頗以為怨余謝之而已未幾西川出師討茂州熟戶慶革首預其行即為羌賊所陷悲夫凡軍中隊將而上不可專用拳勇者此其鑒也余初至梓夔奏辟崇班王達至東川見舊監押馬仲通後皆斥去不用後二人者亦以事敗庚申四月二十六日伯通記書延慶又言臣累牒保霸州領所部兵策應而霸州不來疑與

賊通臣體察乞行討蕩次詔保霸州慮事力不足難責其應援方有邊事正當安恤鈐轄司毋得妄有逼迫別生他變

壬子河北四路安撫使司上清野備敵入保守拒條詔送熊本看詳刪修成法以聞

癸丑王中正言軍事令臣與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同議如臣發赴軍前有經制事若移文往復恐失事機詔中正候到軍前一面經制訖牒報鈐轄司中書門下

言戶房申據三司狀為解鹽通商事省司令客人張戡等供析乞將南京河陽等處且令官賣自再行法日至將來及一年以解池支出官賣鹽席比較勘會雖據張戡等稱管城等十一縣并南京河陽陝府同華衛州自來客販數多並無照據蓋為見今來私鹽衰息欲占為客販地分若令客販即難依新法招募巡鋪公人不免私鹽奪官課欲乞將唐鄧襄均房商蔡郢隨金晉絳號陳許汝潁隰州西京信陽軍二十處令客人興販其府

界諸縣并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州河中府南京
河陽等處令提舉解鹽司出賣或逐處先有別司鹽戶
在彼出賣未盡並令出賣解鹽司支還元價惟是北路
轉運司必以所收課利合應副本路支用為說即乞候
官賣一年令三司約度所收官賣鹽錢立若干額撥還
本路自來合得課利餘令三司隨處封椿詔從之
此據會要
乃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事令附見明年三月十六日丙
寅三司再奏并九年二月十七日定可賣鹽州縣當參
考食貨志第五卷九年三司用商人議以唐鄧襄均
房商蔡鄂隨金晉絳號陳許潁隰州西京信陽軍通商

畿縣及澶曹濮懷衛濟單解同華陝州河中府南京河陽令提舉解鹽司運鹽賣之司馬記聞云張景溫賣鹽法弊邊儲失備朝廷疑之召陝西東路轉運使皮公弼入議其事公弼極陳其不便有詔與三司議之三司使沈括希王安石意言景溫法可行恐即此時也然記聞所載多抵牾已具辨之八年閏四月十八日已酉十二月十一日又詔三司講求利害上批勘會河東地界非久分畫了

當深慮沿邊守把居住軍民忽見賊人占據素間樵採之地衷私遞相糾率越界依舊取打薪芻却致引惹不得安靜宜預密下經略司仰嚴行誡諭城寨地分當職官常切覺察不得小有犯違

此據御集九年四月二十八日下

甲寅遼主遣林牙臨海軍節度使耶律孝淳來告國母
之喪是日上發哀成服於內東門羣臣進名奉慰輟視
朝七日遼使見於幕殿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熙寧九年五月丙辰朔詔邕州緣邊州峒來降首領宜多方存卹無令失所時交賊已退溪峒首領儂廣琳等皆求效順故也 上批付王中正茂州管下恭靜州等蕃部作過已剪滅其脅從蕃族如能悔過歸順令倍加

存撫仍出榜曉諭諸路地接蠻夷州軍及外城寨應有合措置事逐路選委監司一員案視度其逐處城圍大小高低厚薄壕塹深淺濶狹幾處受敵緩急側近人戶可與不可容其入保井泉足與不足汲用城壕淺深濶狹之處合與不合增展開浚如合興修即畫圖計工料當如何規度計置工夫幾年可畢樓櫓守禦之備如合增置具材具於何處取用人夫於何處差發保甲土丁未經教閱緩急必難使如作番次於巡檢縣尉下巡防

因以勸習武藝有無不便仍節略開封界及五路見行保甲上番條約令看詳器甲如不精利及有少數於要便州軍差官簡選以備移用或本處難得即於逐路都作院漸次製造今特行選委其逐官毋得以為常事鹵莽供報須親按視及體訪利害條析以聞令中書樞密院看詳取旨施行以接伴遼使主客員外郎朱溫其知舒州先是遼使耶律孝淳問溫其南蠻有何事溫其曰南蠻為寇已遣人討伐又問兵一二萬乎溫其曰無

止一二千爾又問誰為將曰郭達趙高以不豫稟朝廷
故溫其坐黜而以戶部判官度支員外郎秘閣校理安
燾代之

丁巳遣權發遣淮西東路轉運副使塞周輔乘驛同蔡
確鞠熙河路結糴違法官吏後遣周輔鞠華亭獄改差
淮南西路轉運判官汪輔之代之

日錄二十三
日并十四日

新差

權發遣秦鳳路轉運判官孫迥乞令熙河路經畧司與
提舉弓箭手司轉運司同選弓箭手可以代正兵乏人

從之 中書門下言給事中集賢殿修撰程師孟乞罷
杭明州市舶司只就廣州市舶司一處抽解欲令師孟
赴三司同共詳議利害以聞三司言今與師孟詳議廣
州明州市舶利害先次刪立抽解條約詔恐逐州有未
盡未便事件令更取索重詳定施行

戊午宴遼使于崇政殿 勾當皇城司內侍押班王中
正罰銅三十斤坐狂人孫真衣紙衣夜越皇城登文德
殿屋誦佛經為妖言故也真宿州民以心疾特杖脊配

沙門島守衛兵級人輕重決杖經歷官吏兵級並令開

封府劾罪

御史蔡承禧言臣伏聞宿州百姓孫真夜踰宮牆至登文德殿屋是夕縣內而外巡徼察

視寂無所聞日上幾午乃聞誦經之聲衛士僅始登捕文德外朝秘書省甚迺而守衛縱弛何以防閑事下府獄久矣未傳刑典外議或云皇城禁間皆在譴累欲緩月日以冀疎決釋放臣伏乞催促早令結絕其一行干繫人并皇城主管經由出入去處職掌守衛有官者先止朝謁悉屬以法不用疎決之原以嚴外防用肅宮省今若聖慈寬縱則宸居之嚴周廬之謹繇此侵慢漢家莽何之粹唐氏張韶之警可以深戒此宜長慮而又不以事微翫法者也承禧章附此要考孫真事八年正月鄭俠書云云或即孫真事更詳之據林希野史載孫真事甚備乃九年四月丙戌朔與鄭俠所言絕不相關野史真作珍今附注此希野史云丙辰四月丙戌朔

聞喜宴就坐酒方行一忽宣陳繹云早有人坐於文德殿脊又遠簷行誦經聲聞衛士始覺捕取之身衣破以紙補綴問其所來云宿州虹縣孫珍佛遣二青衣送我來衛士急以猪血灌之送于開封呼陳繹治之又云太后於內東門送長王上檐子遙見之乃自修城處入城從左藏庫厠屋而下以一瓦加厠牆驗之果然由左昇龍門泂屋至文德云修城人不見我我亦自由心王使我來經由地分親事官凡追二百人入府以

遼國母卒賀同天節使於紫宸殿朝辭告哀使未至未

輟朝故不辭於崇政殿

案上云宴遼使于崇政殿此條又云告哀使未至未輟朝故不

辭于崇政殿宋史本紀未載且甲寅遼遣耶律孝淳來告喪既經成服發哀又輟視朝七日則是告哀之使已

至此條云未詳

辛酉詔諸保甲可依新降隊法結隊并印新結隊圖付
兵部每一都保給之一圖結隊之法三人為一小隊三
小隊為一中隊五中隊為一大隊并引戰一人居前擁
隊一人執刀居後僉二人居左右執旗一人居中凡五
十人皆選士也有馬人與無馬人各為隊隊中兵械或
純用一色或雜用弓弩刀斧槍楯皆於結隊時商定教
習元豐三年末弓
箭手隊法依此涇原路經畧司言百姓杜貴等盜
西界馬二疋詔堡寨使臣及地分巡檢不能禁戢令經

畧司劾之 熙河路經畧司言蕃官趙思忠乞與李奇
崖印信及洮西安撫司請以李奇崖為部落本族同巡
檢勘會奇崖有功前已推恩詔自今蕃官有勞當旌獎
並從經畧司保明聞奏毋得因藉首領保薦以立私恩
河東路經畧司言北界人稱燕京日閱火砲令人於
南界權場私買硫黃焰硝慮緣邊禁不密乞重立告賞
格於是審刑院大理寺申明舊條行之 都提舉市易
司言本司統轄抵當官錢然檢校庫自隸開封府若本

庫留滯差失無緣檢舉乞撥屬本司其事關開封府即仍舊隸府其餘應干事務並歸本司統轄從之

壬戌梓夔路察訪熊本言黔州義軍尤為得力若分屬兵官即與軍士爭強弱不肯為用上令劄與茂州王中正王光祖

癸亥知制誥熊本提舉太醫局大理寺丞單驤管勾太醫局後詔太醫局不隸太常寺專置提舉一員判局二員其判局選知醫事者為之每科置教授一員選翰林

醫官以下及上等學生為之亦許本局察舉在外醫人
素有名實者以聞願充學生者略試驗收補勿限員常
以春試取合格者以三百人為額太學律學武學生諸
營將士疾病輪差學生往治各給印紙令本學官及本
營將校書其所診疾狀病愈及死經本局官押或診言
不可治即別差人往治候愈或死各書其狀以為功過
歲終比較為三等上中書取旨等第收補上等月給錢
十五千母過二十人中等十千母過三十人下等五千

毋過五十人其失多者本局量輕重行罰或勒出局其受軍營錢物以監臨彊乞取論其諸學病人願與者聽

受毋得邀求

中書時政記八日知制誥熊本提舉太醫局大理寺丞單驤管勾太醫局仍以舊司

農寺充醫學公字先是市易務具到賣藥名件中書奏欲移入太醫局改為醫學置官主判知醫事至是詔令止充太醫局更不隸太常寺專置官提舉故以今名命本等兼領並按實錄十四日所書又與此稍異當考舊紀云罷太醫局生立比較功過法每廂選醫生二人以治商旅窮獨被疾者與實錄所書略不同疑有脫誤

當考新紀削去生額三百人月給以祿

本志云太醫局有丞有教授九科醫并商賈窮獨被疾病者會其全失而定賞罰

詔應減放兵級弓手教閱義

勇保甲地分巡檢縣尉令審官西院三班院流內銓選
差其不得力巡檢縣尉委提舉轉運常平司選官對移
訖聞奏從樞密院副都承旨張誠一請也 樞密院言

廣源州劉紀等昨雖隨交賊為寇而紀等素有歸向朝
廷之意但為交趾所驅迫無路自新兼累據諸處探報
交趾但為自守之計將來王師所過紀等先當誅鋤詔
郭達趙高遣人招諭紀等許令効順如即今未可投附
但密通誠款俟大軍到出降當議申奏優與官爵田宅

及金帛之賜又言廣南西路緣邊左右江州峒團結丁壯以脩攻討農耕及時人力不足詔兩江丁壯除老弱令農作其強壯並追集人日支糧二升錢二十於要害控扼處立寨柵分番訓練武藝精者優賞與正兵合力脩禦其老弱如闕乏亦賑濟之

六月三日王安石云云并四月十九日可考

甲子荆湖南路轉運司言計置運錢穀應副廣西軍興實無人可和雇恐致闕誤見已牒潭衡等州依敕差雇人搬運詔具所差人夫每名地里脚錢以聞 廣西經

畧司言邕州下雷峒儂盛德常領丁壯固守隘路交賊遣人招誘不肯附賊乞與轉官酬獎詔儂盛德與三班借職

丙寅詔復分兩浙為二路初從沈括分路之請不半載復合之於是復分明年五月復有詔合為一路蓋以財賦不可分又已責監司分定巡歷諸州縣歲遍故也初分在七年四月二十六日癸巳其年九月十二日丁未復合至九年五月十一日丙寅復分十年五月復合今附此

丁卯詔茂州城令知成都府馮京相度乘兵勢修築仍差軍馬防托如有侵占蕃部地即買之

戊辰熙河路經畧司言正月癸酉生戶隆吉卜等領兵圍郭莽寺蕃僧巴勒斯丹首領哲尊等率蕃兵拒却之獲十三級其得功蕃官蕃部皆新歸附之人而能自效如此乞推恩獎之詔賞格外逐等加賜帛十匹已而經畧司又奏得功人乞并補三班差使內巴勒斯丹充本族巡檢哲尊巴勒濟郢城同巡檢並從之

癸酉正月十六日

上

言外方按吏多用私內臣李友詢買泗州塔下物計贓數亦已招伏乃因王古弟王愷買物不得言與沈括按之泗州通判買物至多反不問王安石曰陛下既聞此豈可不治曰不欲因內臣言安石曰人主以天下為體何內臣之辨但言有理則行言無實則治之可也欲召至中書取狀按問使其言信則足懲外姦使其言妄則治其妄言足懲左右之誕上許令取狀遂召問即具伏罪通判者雖常買物無違法上亦批出問得友詢如此

不須更按治

已已提點淮南東路刑獄周約兼權發遣本路轉運司
公事仍根究運河事以聞 遣司農寺主簿邾亶往熙
河路相度營田利害 詔罷熟藥庫合藥所其應御前
諸處取索藥等及所減吏人並隸合賣藥所仍改為太
醫局

此據實錄與八日所
書事差不同當考

根究公事所言參知政事

呂惠卿弟溫卿等託張若濟貸富民朱庠等六家錢四
千緡於部內買田等事又御史中丞鄧綰言昨惠卿事

敗罪惡上聞小則讒慝私邪大則害政殃民欺天罔上
以前代及祖宗之法處之當即時重誅遠竄然中外之
議皆謂朝廷所以未即行者蓋俟推究交結張若濟王

利用事

王利用華亭縣吏人此據熙寧十年正月二十七日時政記所載鄧綰章亦已見八年九月

今聞惠卿黨人徐熙尹政等

尹政蓋三司吏人據中書時政記十年正月二十七

日鄧綰章疏可見

庇護不究情實又全無體訪惠卿等具他罪

惡中外失望嗟憤不平竊恐朋邪之計遂行營救之言
漸進誤陛下流共放驩之舉重為聖政之累兼其弟溫

卿亦罪狀已明而久居一路按察和卿才兩考選人一無所能而張諤等詐欺以手實法保明改京官既妄冒事發亦未即追奪且賞罰天下公共朝廷必不以私姦欺負國之人然久稽施行未允中外之議且四凶象恭之誅豈須檢法兩觀偽辯之戮無事計贓今朝廷依違除姦去凶必俟吏議則舜之共工魯之少正卯可以肆行於今而無害矣乞先檢會惠卿詐妄諸罪早議誅責其餘出張若濟死罪等事自當根治溫卿賈販庸下亦

乞早責降追奪庶以消沮黨人慰塞公議

中書時政記於十年正月

二十七日載綰及承禧疏極詳今但依實錄

又御史蔡承禧言去歲中丞鄧

綰言呂惠卿等以勢脅借華亭縣民湯倫等錢物結張

若濟買田事臣言方澤穢行以惠卿薦得提舉官

實錄及時

政記并承禧奏議皆云方澤以王完得惠卿薦舉按承禧前章附八年八月十六日亦無王完姓名今並不取

朝廷差官體量所差官雖欲掩覆而事皆有跡然勘司

皆不研究情實致難論法若朝廷必以為本人悉已諂

去餘事不須勘鞫此則惠卿兄弟等貪惡之跡塵穢天

下而猶處衣冠或尚居密近使指實無以沮勸四方也
其惠卿妹壻殿中丞郭附為兩浙轉運司管勾公事事
皆干涉乞先廢罷然後按劾或止責情各行屏廢以肅
衆多詔淮南東路轉運副使蹇周輔往秀州置司推勘
罷贊善大夫呂溫卿河北東路轉運判官郭附送審官

東院

蔣靜作呂惠卿家傳云於是罷惠卿政事以本官知陳州又上猶降詔封示承禧章惠卿亦條析上

之凡承禧所言二十有一條無一實者宗道等既究治田事無如綰承禧言者窮無自解則又上言禧為朋黨公然庇護乞併案之而惠卿弟溫卿以賈販庸下尚居一路按察之任乞早賜降責初綰之言惠卿借錢買田

也惠卿自辨無之而弟溫卿居憂時嘗於秀州買田質
貸於富人家亦既償矣惠卿方護喪歸葬泉州初不與
知也事既辨明當路者必欲害惠卿乃言雖已根究而
干連人未麗於法當置勘有旨溫卿先次衝替而遣蹇
周輔置勘於秀州御批除五月二十一日有罪官吏依
法禁勘外其餘干涉百姓如昨根究所推究到事狀已
是明白即不得更致滋彰追逮而上亦廷諭謂惠卿無
一事既而中書降勅不用御批之語猶以勘惠卿為名
而並坐綰承禧再言之章於前日導證左使得覩異無
罪惠卿前後十四上章辨中書降敕之文與御批元差
周輔竟指不同乞罷遣周輔更置大吏與左右信臣取
根究所奏牘詳考而蔽於上前周輔雖卒遣而朝廷不
得已以為出勅差誤罰檢正官等而加遣李疎參治之
自始根究至是歲餘逮繫千人而周輔酷吏吹毛洗垢
無所不至卒不能以一毫私穢也按差李
疎在六月七日罰檢正官在六月十三日

權開封府

界提點諸縣鎮公事蔡確言府界提舉司乞專差官一員更不令司農寺丞兼領從之 同知太常禮院林希

言伏見故事遣官朝拜諸陵宣祖太祖太宗三陵共遣官一員真宗及章獻章惠三后陵共遣官一員並以太常宗正卿充孝明皇后以下九陵別遣郎中或清望官二員分拜太常宗正卿或闕即以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以上或大卿監又闕即差以次官仁宗時獨永定陵輪差宗正寺及太常禮院官一員春秋朝享仍令點檢

祠事以陵臺令陪位若非時祭告即止差朝臣自永昭
永厚二陵復上之後審官院依諸陵例增差朝臣二員
而已又凡陵官陳設執事之人並隸宗正寺及太常寺
禮院逐時所差朝臣暫令統攝例多情慢諸陵祭器多
已損弊因循久不修完臣以謂方今永厚陵宜如先朝
奉永定陵故事輪差宗正寺及太常禮院遍至諸陵點
閱祠事有不如法案舉施行器服或有損壞移牒本陵
修換行事日仍以陵臺令陪位若遇非時祭告則自如

舊差朝臣以往又陵宮奉祀牙床祭器等祀畢但置於獻殿內暴露日久易致腐剝況諸陵宮門各有東西闕庭專藏牙床祭器遇行禮畢即收藏從之是日上謂王安石曰王韶疑卿迫之力求去恐復如呂惠卿韶幸無他冀後尚有可任使卿宜勉留之又言韶論事時不燭理然不忌能平直安石曰韶緩急足用誠亦豪傑之士王珪言昨緣馬城高遵裕事必不悅安石曰高遵裕害馬城既不見聽遂乞自引避城以為非我莫能守熙

河朝廷竟移城江西若監司才守法便為方鎮傾害則
國家紀綱敗壞矣此臣所以不敢阿韶所奏臣與韶無
他陛下所知又熙河事臣始與聞開拓之議今所以治
遵裕等正欲成就本議不貽國家後患而已他日韶又
言于上以為熙河宜且靜候年歲不然有疎失臣豈免
責上曰治作過官吏使來者不敢復然省浮費實邊備
乃所以使熙河無疎失也安石曰今按作過官吏及浮
浪之人於熙河安危何所繫若擾蕃部不撫結使嚮漢

則熙河危若使犯法官吏知恐懼浮浪人不敢往乃所以靜熙河且人常言省靜省乃能靜煩而能靜難矣

此據

日錄五月十四日并二十三日所書略刪取之

庚午召輔臣觀麥于後苑 廊延路經畧司言延州懷

寧寨綏德城界西人侵占兩不耕生地乞移文宥州詰

問其耕過地依舊存留永為界隔從之

四月二十三日可參考

辛未成都府路轉運司言鈐轄司已牒示有物力人戶

願以人丁隨官軍往茂州助討蕃賊者候事平日奏聞

加賞上批蜀人既素不習武事所募必亦不多徒為張

皇使人情驚動可速令止罷 又批茂州已得安帖前

募環慶兵可罷止令王中正募秦鳳兵以往時蔡延慶

命范百常復與蕃部和誓故也

茂州已得安帖罷環慶募兵此據御集復與蕃

部和誓此據司馬光記聞今附見十六日御集乃十五日事王中正以四月三十日出門時已在道矣

詔省兵部勾當公事官五員

四月庚戌選留五員指揮可考

壬申詔罷開封府界溝河司以其事隸都水監時以開
治修濬漸成故省專官也 詔安南諸軍過嶺有疾病

寄留者令所寄州軍專選官管勾醫治提點刑獄往來
提舉如能用心醫治痊損數多候師還日比較分數當
議優獎

癸酉中書言欲令三司支銀絹折算錢十五萬緡赴熙
河路市糧草又言陝西諸處未搬交子本錢二十六萬
二千餘緡欲就近支與秦鳳兩路轉運司糴軍糧仍令
以今日後所鑄錢支充納換交子錢從之 大理寺丞
新差同提舉兩浙路常平等事王古提舉開封府界常

平等事

存此要見華亭獄事本末或削去此月十四日并二十一日可考

兩浙路提

點刑獄晁端彥潘良器並衝替待鞠於潤州初提舉常
平韓正彥罷歸道遇體量安撫使沈括自首與端彥及
轉運使張靚王庭老等違法赴杭州同天節豫教妓樂
燕會靚庭老坐張若濟事已先罷而端彥良器有是命
前提點刑獄陳睦令轉運司體量以御史中丞鄧綰言
睦事連張若濟也是日上謂執政曰以耒耜養生以
弧矢防患生民之道如此而已王安石曰天子敕諸侯

稼穡匪懈如何新禽羣臣戒天子張皇六師無壞我高
祖寡命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則生民所務誠如陛下
所言而已然非明於道術則不能役羣衆孰與成此功
者上又論范仲淹欲修學校貢舉法乃教人以唐人
賦體動靜交相養賦為法假使作得動靜交相養賦不
知何用且法既不善即不獲施行復何所憾仲淹無學
術故措置止如此而已安石曰仲淹天資明爽但多暇
日故出人不遠其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

俗上曰所以好名譽止為識見無以勝流俗爾如唐太宗亦英主也乃學庾信為文此亦識見無以勝俗故也無以勝俗則反畏俗俗共稱一事為是而已無以揆知其為非則自然須從衆若有以揆其為非則衆不能奪其所見矣安石曰不易乎世大人之事故於乾卦言之上又論道必有法有妙道斯有妙法如釋氏所談妙道也則禪者其妙法也妙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然尚有法可以銓之則道之粗者固宜有法也安石曰陛

下該極道術文章然未嘗以文辭獎人誠知華辭無補於治故也風俗雖未丕變然事於華辭者亦已衰矣此於治道風俗不為小補上因言讀經者須知所以緯之則為有用不然則不免為腐儒也

新本云此一段無所照據假神宗論答之

語實寓安石之私以范仲淹好名敗壞風俗豈不惑後世並刪去今復存之後世亦安可惑也

甲戌御史臺言大理寺前斷祕書監王端知鄭州日以倒死官柳木入已估贓絹二匹三丈五尺當除名勒停而法官元斷迴避詐匿不輸顯有不當端見年七十詔

免除名勒停降授太常少卿致仕元斷官崔台符等各

展二年磨勘

八年三月七日初斷追一官與宮祠端本傳云端御下肅猾吏病之在鄭日同吏取

枯柳供爨御史劾其自盜生奪一官

丙子詔秀州推勘院除有罪官吏許禁勘其所連逮百

姓推究事狀已明白令即時出之如與前所對辭異同

並免罪

新本刪去以為一時指揮今復存之十四日云云可考

大理國貢方物

詔中書淤田水利市易司計置澶定州北京軍糧令

立法以聞

戊寅知辰州皇城使陶弼以本官充康州團練使知邕
州如京副使張述權發遣宜州時邕州新破遺民逃山
谷不敢歸弼單騎從百餘人先入左江峒招諭民始翕
然歸業因點集舊所籍丁壯得二萬七千餘人分三等
以二萬隸諸將凡踏白開道及輦輜重皆峒丁也餘以
自隨詔安南宣撫司於兩江團結彊壯日支食錢訓練
武藝如米穀難運即兼以見錢銀絹如左江州峒先已
順賊即多方招喚不從即相度討蕩若賊界州峒可密

結約及乘虛攻討亦從便施行仍速選兵募彊壯總及五六千人令兩江團結兵力相濟 詔新知渭州龍圖閣直學士蔡延慶降授天章閣待制以不能措置茂州邊事也先是上謂王安石曰昨以御前劄子寬慰延慶彼無兵固宜敗衄且善撫存百姓勿令驚擾持重以待秦兵至乃攻賊安石曰陛下慰安延慶甚善延慶怯既敗軍又畏朝廷譴責必惶擾失度得陛下寬慰乃始有精神處事如延慶最知事上不敢有他其才不足無奈

何雖責之何補人主最欲識人臣享與不享也

此據日錄十八

事既而王中正欲自以茂州事為功監司皆附之因言

延慶措置垂方遂有此命延慶須馮京到乃赴渭州此

時猶在成都云

據成都題名六月二十四日乃離成都

已卯以前桂州錄事參軍李時亮為供庫副使知廉州

時亮嶺南人當改著作佐郎換武當為內殿承制知廉

州但當改一官以廉州新為交賊所破特命之上言

真宗時交趾可取乃失機會王安石曰儂善美內附交

趾不敢堅索當是時乾德初立中外未附國人皆懼中國來討又言有畧賣在交趾者因隨賊至邕州得脫召問昨入寇六萬人衆內多婦女老弱略賣得脫者其主人一家六口五口來隨軍一口不能動故留前日蘇子元亦言一家八口七人來一人病不能行故留然則交趾舉國入寇其國乃空無人也失此機會誠可惜安石又論茂州事既與蕃部打誓乃欲討之失信上以為然令說與軍前恐自今後失信外蕃無以復與之要約但

令因兵勢措置軍前事安石曰甚善乘兵勢措置經久
可以控扼制服蠻夷事則勝於討殺若拒我措置則討
之不為失信如其不敢拒自不須討時蔡延慶已奏靜
州下首領董珍巴等來降故也

庚辰詔成都府利州路鈐轄司更相度所遣兵將本欲
討蕩侵略蕃部既已打誓則難失信然乘此兵勢有合
處置經久邊防利害如修築城寨開平險阻或遷出首
惡之人使就城邑羈縻或令遣子為質亦足杜將來邊

患如尚敢抗拒即可見其反覆之情就兵將在彼足以措置詔福建廣東湖南和糴配糴括糴指揮令提舉糧草司詳度如不須施行即一面指揮訖奏諸路軍糧有餘故也

辛巳河東路體量程之才言河東和糴之法獨異諸路民間所輸一石纔及和市一斗之直乞以歲給和糴之數減一分外以九分均入兩稅更不給和糴價錢中書言近奉詔檢前後言和糴文字立法河東和糴惠在數

多及貧富戶所出不均若欲減數即須本路年計別有所出若欲均即須先體量見今不均次第當如何均定今欲令本路安撫監司提舉司同體量相度然後選官覆行相度立法取旨從之 詔淮南路常平司於二麥豐熟州軍及時兌糴出散不得積留以致陳壞 提舉

淮南常平等事王子京言提舉開修運鹽河自泰至如皋縣共一百七十餘里日役人夫二萬九千餘

此據會要子京

子韶第八年九月二十六日呂惠卿家傳云云可考

癸未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蘇子元為將作監丞令持服從其請也

是月置岷州滔山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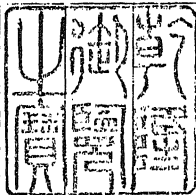
元豐元年十一月乙亥可考

命判都水監程

師孟兼權都大提舉京東西淤田

師孟提舉淤田據食偵志特書之八月二

十八日師孟建遣耿玘云云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百七十五